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袁昌英散文选集



I266
37

81237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袁昌英散文选集

王之平 编



200304697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袁昌英散文选集

王之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3 1/2 插页2 字数69,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11—25000

ISBN 7-5306-0658-1/I·576

定价: 2.45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王之平 (1)
论女子留学的必要·····	(13)
巴黎的一夜·····	(21)
模朗吟教授·····	(24)
关于《莎乐美》·····	(26)
游新都后的感想·····	(32)
再游新都的感想·····	(38)
生死·····	(46)
漫谈友谊·····	(54)
在法律上平等·····	(68)
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	(81)
行年四十·····	(93)
爱美·····	(103)
忙·····	(105)

序 言

王之平

一些年逾花甲的老人至今还记得中学时代从语文课本中读过袁昌英的散文，但是一些中年人，甚至是专学中国文学的，却可能并不了解这位现代女作家。是的，1973年4月当袁昌英孤独地病逝于原籍湖南醴陵农村她一位远亲的家中时，有几个人知道呢？这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作家，好在今天她的作品又渐渐地与我们见面了。

袁昌英生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是一位学者、教授，同时，她又从事文学创作，写剧本、小说、散文。这本小书中选的，便是她的一部分散文。

袁昌英说过，“文字本为表示思想之工具，散文尤为利器”（《法兰西文学》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她的散文也正是这样，是她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女作家的心态的表现。

一、纵横的足迹

读她的散文真是一番愉快的游历，她取材十分广泛：从巴黎赛因河边的小街，到欧洲大战时期的大学教室，从四川峨嵋金顶的奇景，到南京中山陵，那些诗一般的散文

中，常有美丽的事物，新人耳目的异域景象。她是那么善于写美景、奇景，例如，四川峨嵋金顶，在她笔下成了这样：

记得一个晚秋的午后，一轮偌大的金球斜挂在碧天如玉的迤西。我和一个女友坐在一片疏林下谈天，眼见着金球的一侧，屹然蜿蜒着一条金辉灿烂的万里长城，另一边则是峨山金顶美幻化的侧景。岿然嵯然而巍巍然；同时一股股又温湿又清新的金晖，如万里探照灯般，射过头上的枝叶，直透入我们愉快的心情。（《漫谈友谊》）

袁昌英散文中出现的人物，也是丰富多采的，有外国的金发娃娃、下层女子，有中国的各式女职员，等等，至于提到名字的古今中外人物则更多了。

笔下能出现如此丰富生动的事物，与她一生的丰富经历有关。从国内到国外，她纵横的足迹踏过了那么多地方。她出生于湖南，幼年在乡间读私塾，母亲去世后被父亲接到上海，曾两次出国留学，又曾在北京、上海、四川、武汉等地从事教学、写作等。她的所见所闻，从家乡景物到异国风景自然都成了她散文的素材。

袁昌英在家中是长女。她父亲袁雪庵是一个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诗的人，早年在湖南教过书，入民国后一度从政。少年时代袁昌英被父亲从乡间接到上海，进中西女塾学中学课程。早在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前，她就于1916年自费留学英国。在英国，袁昌英先读中学，不久考进苏格兰最高学府爱丁堡大学，学英国文学。前后不过五年时间，她不但读完了大学课程，而且读完了硕士课程，1921年她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据后来袁昌英

的女儿——同样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杨静远同志的回忆文章，袁昌英是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妇女，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大报都发表了这个消息，1984年杨静远去美国作学术考察时，还在苏格兰中国友协主席、爱丁堡大学教授秦乃瑞的帮助下查到了六十几年前她母亲的毕业证书。袁昌英在英国研究的是戏剧，她的硕士论文，据她的一位亲戚回忆说，他在1948年曾问过她，她说是研究《哈孟雷特》的①。

在英国时，袁昌英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留学生圈内，她接触了英国的人和社会，她和同住一间宿舍相处了好几年的一位学医的苏格兰女同学海伦·布莱克莉成了莫逆之交，她们假期里一起骑自行车到乡间旅行，到农家借住，了解当地生活，甚至，袁昌英回国后还和她通信，直到解放前夕。除了在英国游历之外，袁昌英又同她的未婚夫——当时也在英国留学后来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杨端六先生一起到法国、瑞士等地旅游。1926年袁昌英在婚后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再次出国，这次她去的是法国，她在巴黎大学两年，研究法国文学，欧美戏剧。在那里，她曾帮助过1927年由中国去法国的一批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陈学昭等人，她又接触了法国生活的种种方面，散文《关于〈莎乐美〉》、《巴黎的一夜》中所写到的就是她在法国时的心态和见闻。

在国内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袁昌英足迹所到之处也是很多的。她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海的澄衷

① 俞润泉：《湖南最早的现代女作家袁昌英》，《株洲文史》第10期，1986年。

中学、中国公学等校任过教（她曾教过湖南另一位女作家谢冰莹的西洋文学史课）。当然，教学时间最长的是在武汉大学，她和她丈夫从该校创办时就担任教授，袁昌英在武大一直工作到去世。其间抗战时她随武大内迁到四川，他们乘船经三峡入川，到重庆，后来在乐山居住。有了抗战时期这一番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我们在袁昌英的散文中才既能看到那远在四川腹地的奇异景物，又能读到如《忙》这篇短文中所描写的“大后方”一些知识分子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生活情景。

她那丰富的经历、广阔的见闻不但被写进散文，也写进了她的小说。她小说中一些优美片断，我们简直可以当作写景、抒情的散文去读，例如，小说《牛》中写的南方乡村的景物，《琳梦湖上》写到的瑞士的湖光山色、日内瓦夜景“喷水幻花”，《毁灭》中描写的巴黎郊外气势雄伟的波蒙炼钢厂以及炼钢炉中的熊熊大火，等等，只因本书选的是散文，我们只能割爱了。

二、现代的气息

见闻如此广泛，可写的东西实在很多，然而，那些见闻只是作为一些生动精采的片断出现在袁昌英的散文里，并不是她每篇散文的中心所在。袁昌英的散文主要并不是描摹她的见闻，同时，她的散文又和我们常见的写景抒情、借物抒情的散文也不相同，袁昌英善于在散文中发表议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议论要发？

作为最早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学者、女子之一，又

在国外生活过不短的时间，袁昌英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她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弊病，都有比较切身的体会。她承认物质文明之赐，又认为精神文明应当作为先导。她并没有像当时有些留学生那样，把物质文明看作是罪恶，看作是社会弊病产生的根源。她承认物质文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进步，使人们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从事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同时，她又看到物质文明确实打破了以往传统社会的旧秩序、旧道德，而使整个社会陷于某种程度的无序的状态。于是，她希望能“另建一种新的合理的以互助同情为基础的真正文化”（见小说《琳梦湖上》）。她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心能够沟通，她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就能起这种沟通作用。1926年她翻译了一位英国剧作家的一个描写纱厂工人生活的剧本，在译者前言中，袁昌英就赞赏那作品从“工业集中的灰色地点与灰色生活中，找出戏剧材料”，“眼泪与微笑杂然毕露的，读下去，令人特别心酸，然而又特别愉快。”袁昌英希望，“我们新进的文艺家，读了此篇之后，也会被感动越发去实地研究我国下层社会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来多多创造维新戏剧，有生命的戏剧，因之可以影响及于改良社会，改良生活。”^①对于戏剧的作用她作如是观，在散文中，袁昌英也是敞开心怀，发表自己对于人心、人生的看法，并且吸取西方近代的哲学、文学上的某些观点来进行论述，以期获得其他心灵的应答。这样的文章，就同我国传统的某些散文用自己的议论来证明“圣

^① 剧本《寂寥似的》译者前言，1926年3月。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九号，1926年5月10日出版。

人”的名言大不相同，从而散发现代的气息。

例如，她希望人生能过得有意义，而这意义就在于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强烈的意识，充实地生活，积极地发展。她一再提起人是“有灵性”的，“‘生’并不在时日的长短，寿命的高夭，而在于对生命的意识强烈或暗淡，充实或缺乏，积极或漠然。”（《生死》）

《行年四十》是一篇劝人努力的文章，它应用现代医学知识，把人由青年而中年而向老年转变的过程中，在四十岁左右时的生理、心理特殊变化论述得形象而生动。文章说：“四十是生命向上的最后挣扎”，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说得露骨一点，在四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一大部分生活力都被那创造新生命的意识霸占了去，做它的工作，所以他的行动大半不能自主。”文章把这种情形说成“实在可以说在‘替天行道’”，而四十岁以上的人“经过生命力最后大挣扎的战争”得到了平衡，于是“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不波不兴，幽闲自在的接受天地宇宙间一切事物，而加以淡化的反映。”人一旦心境平衡，判断力也就清晰，

“一生有意识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性灵的力量可以出头了，可以充分发挥了”，于是人能立德、立功、立言，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因此人到四十并不是老，“他的一生事业，这时才真正开始咧！”这样的文章，就同传统的某些用名人的名言或事迹来劝人努力的散文很不同。

在《漫谈友谊》一文中，她也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论述心与心应当相通，因为人需要与他人发生情感联系，“这种要求，现代心理学称为爱群天性。”

虽然，对于当时在物质生活上尚处于极端贫乏状态的大多数中国人，袁昌英散文中对于精神文明的呼唤似乎太渺远了些，而她文章中所涉及到的某些现代科学知识，例如潜意识等，当时还没有被较多的人了解，但又有谁能说，在今天她的呼唤就不能得到我们的理解呢！

三、形象之美

发表了那么多议论，而这些文章却仍然是优美的散文，不是议论文，袁昌英的“诀窍”在哪里？

袁昌英的散文具有形象之美，充满了生动的，独特的形象。

袁昌英在论述中大量地运用比喻。这些比喻常常是新奇的，独特的，她用有形的事物来比喻无形的思想，这就使文章虽然表达的是思想和感觉，却充满了生动的形象。

《关于〈莎乐美〉》一文中谈到法文原本《莎乐美》，将这文学作品的美比作自己所见过的一个玛瑙琢成的“长不过二寸，宽不过寸许”的“装置在一只乌木盒子内”的精巧的扁花瓶。而《忙》一文中形容一个人被忙碌的事务束缚得紧紧的，竟用了那么一个奇特的比喻——就像人被扣在了棺材里一样：

我自小就害怕棺材，因为睡在里面，出不得气。“忙”就像这么一个长方形的，木头有半尺来厚的木匣子，把你嵌在里面，脑袋儿不能伸，脚尖儿不能顶，两手更是没法抱着头儿伸个懒腰儿！眼儿吗？那更是没得说的了！任你秋光怎样明媚，秋菊怎样凄艳，秋月怎样皎洁，这个匣儿把你封得紧紧的，不让你的一双眼儿越雷池一步。

《行年四十》一文中形容自己在听一位女士诉说心中的苦闷时的感觉，则以神经被汹涌的江水冲刷，遭万马践踏来作比喻：

在那夜闹人静屋暖花香的氛围里，她的话头正如开放了的都江堰，简直是波涛汹涌，只向外奔。蕴藉在她性灵深处的种种怨艾，种种愤怒和种种不平，如万马脱羁般，只向我驰骋。不是我的神经十分结实的话，简直要被这些马蹄踏得发昏！

袁昌英散文的比喻不但奇特，还往往篇幅很长，内容繁复。往往不是简单地以他物比此物，而是以一个场面、一个故事来比喻人的某种心态。在她洋洋洒洒的议论中间，常常出现许多优美的描写，这些片断或以小故事写出生动的人物，或以恣肆的笔调绘出一番雄奇景色，作为她论述的一部分，用来说明、证明她的论点。例如《漫谈友谊》一文中写了三个场面和故事，其中有人，有景，有情节，而这三个场面、故事又是为了说明和描绘作者所经验体会过的友谊的三种境界，分别表达友谊所曾给予自己的欢欣、慰藉和启示。这样，我们在读袁昌英散文中的议论的同时，又享受到抒情、写景的散文中才有的形象之美。

四、智慧之美

袁昌英的散文具有智慧之美。

她以一个学者的头脑来写散文，条分缕析，思路清楚。例如，《在法律上平等》一文谈“民国”以后虽在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而事实上男女并不平等，她分析了“民

国”之后种种歧视女子的规定；分析之所以会遭这种歧视，是因为中国女子并没有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争得“女权”；接着文章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当时上、下层社会种种女职员、女政客和“时髦太太”的丑态，把所要谈的问题讲得透彻而清楚。

袁昌英散文的智慧之美还表现在她喜欢“旁征博引”，介绍不少有趣的知识，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为了说明四十岁这个年龄是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她介绍了古今中外人们对于人到了四十岁这个年龄的种种态度，其中不但有古“典”，还有今“典”——胡适等人对于四十岁的态度。《成都·灌县·青城山记游》一文在写了青城山的寺宇、林园布置的“清雅”之后，对于东方人和西方人布置园林山水时不同的审美态度作了比较：

东方的园林艺术是与自然界合作的，是用种种极简单而又极相称的方法，来烘托出宇宙的美，山林的诗意，水泽的微情的。西方的山水常有令人感觉天然与人意格格不相入，人意硬夺天工的毛病。西方的山水，很是受“征服自然的学说”的影响，因而吃亏不少。

《生死》这篇散文更是围绕着所议论的问题大量地举古今中外的人物和文学形象来作例证：从周公、孔子、释迦牟尼等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说到古代小说中的贾宝玉等人物形象，又说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文天祥、岳武穆、诸葛亮、史可法等，以及王莽、袁世凯那样的“乱臣贼子”和民族罪人，再谈到欧美的华盛顿、林肯、女英雄贞德，又谈到那些虽无轰轰烈烈行动却“以言论表现伟大的人物”——屈原、庄子、太史公、杜工部、李后主、八大山人、

王实甫、曹雪芹。由于袁昌英知识面广，从她的“旁征博引”中读者可以知道不少古今中外的故事，知道那些有趣的知识，从而感受到智慧之美。

五、谐谑之美

袁昌英的散文，议论迭出却不让人觉得枯燥，旁征博引却不显出“掉书袋”的架子，这关键，在于那生动的语言。

她的散文语言通达流畅，不喜欢用生涩冷僻的词，却常常能把事物形容到极致。例如，说到自己爱美好的事物，尤其爱美好的人时，她写道：“至于那才、情、貌均臻极峰的人物，一旦相遇为知己，我必视为人中之圣，理想中之理想，梦寐中之妙境，花卉中之芬芳，晚霞中之金幔，午夜中之星月，萦于心，系于神，顷刻不能相忘”。

（《爱美》）特别是，当袁昌英用这种连珠炮式的语言来批评某种人物或现象时，让读者感到分外痛快：

中国的女权运动，自萌芽迄今，为时不过三四十年。在这短暂的过程里面，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女权运动所曾获得的一点收获，简直是被那一班糊涂的‘花瓶儿’，自私自利的‘时髦太太’以及无耻的‘名流儿’蹂躏得，践踏得，滥用得，污秽得，污辱得不成样子，连带地把整个社会弄得乌烟瘴气，啼笑皆非。（《在法律上平等》）。

甚至有时在讥刺时她还故意让一连串的分句末尾一字押韵，显得更加连贯：

……位置卑微点的，恐怕多半是打扮得花枝招展般的出入于办

公室，签一个到，略坐一下，便到同事桌前说说笑笑，把年轻的迷得眼花缭乱，神魂颠倒，把年长的气得满腹牢骚，胡子直翘。……（同上文）

读到这种地方，读者不由得发出会心的笑，惊异于它们的谐谑之美。

袁昌英散文语言的谐谑之美，首先表现在善于使用反语，例如，用华丽的词语来形容并不美好的事物，以用在严肃场合的词来形容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或者以形容琐碎小事的词语来讲述重要的事件，等等，通过这类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反差”来达到谐谑的效果。《忙》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叹苦经”，但读了不但不使人感到琐碎，反而觉得作者“诉苦”诉得有趣，其原因就在于此。文章中作者说到自己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契约编著《法国文学》一书，暑假里还未写完，又到了开学的时候，得为一门新课编讲义，于是，“美丽的法国文学，还缺着三只脚趾儿没有绣完！”而《行年四十》中则以形容具体场面、动作的词语来形容抽象的事物：“……《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自序里也把四十的重要写得轰轰烈烈，亦可说是痛哭流涕，……”

袁昌英散文语言的谐谑之美，还表现在她善于将景物人格化，她不但将景物比作人的形象，还将景物造成的气氛比作人的动作，人的表情，这就使本来静止的事物突然显得生动活泼起来：

秦淮河畔仍是些清瘦的垂杨与泣柳，在那里相对凄然，仿佛怨诉春风的多事，暗示生命的悲凉。（《游新都后的感想》）

其中“清瘦”“相对凄然”“怨诉”之类形容人的外貌、表情、动作的词使秦淮河畔的杨柳也似乎有了表情和动作，而以这些常用于描写男女情爱的小说中的词语来形容当时首都的景物，又造成了某种不协调，那些杨、柳似乎是在嘲弄这城市，嘲弄这里的某些人，于是文章产生了谐谑的效果。而《模朗吟教授》一文中将一间教室里的景物拟人化，则衬托了在欧洲大战的艰苦环境中教室里的师生心心相通，互相支持鼓励的温馨：

记得这是欧洲大战中一个朔风怒啸，霜封大地的清晨，一间暗淡阴森的课堂内，已经坐定了不少男女学生，一个个呵手跺脚，意在驱寒。可是呵出来的气，却也以为空中太冷，一珠珠都飞到玻璃窗上，互相取暖。

袁昌英的散文主要收在《山居散墨》（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和《行年四十》（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两本集子中。这两本书中所收的不限于散文，还有论文等。本书中所收的散文主要选自这两本书，只有《论女子留学的必要》一文是美国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从中文档案中发现的袁昌英1920年的文章，袁昌英的好友苏雪林女士将文章的影印件寄给了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同志，本书是根据影印件抄录排印的，原影印件中有一些错漏之处，这里只能注明了。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袁昌英的亲属杨静远、俞润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1990年10月